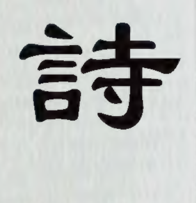


詩益

詩益卷之十

金壇後學劉[illegible]撰

小雅上

或問二雅無康昭之詩何也（小大雅詩前終於成王後起于厲王其康王以下夷王以上皆無詩）曰失其傳也曰文武成王之世遠矣今其詩皆存焉康王以下失其傳何也曰雅有二有盛有衰其盛焉者周天子之守也樂官之所掌而藏也是故其傳也遠及其衰也則不然故曰失其傳也夫周自康昭以降其失德非一世矣上有失德則下有怨誹夫刺譏之作

衰世之意也而布之廟朝列之樂官子孫世世守之以彰其祖宗之失而弗替周德雖衰亭有是乎是故康叀之閒非無詩也然以其衰世之作多刺譏之意非朝廷郊廟之所用非天子之所守與樂官之所掌而私傳於人則久而易亡是以失其傳也曰然則厲幽之詩曷爲錄之詳曰周之亡也亡于厲幽故其詩之傳于人也若及孔子之世而以未甚遠也故猶得而論次之若夷王以上則失其傳聶故弗錄之也曰然則小雅鹿鳴以下雅歌之詩皆作于周之盛乎曰不然雅歌者亦有盛

有哀。雅歌盛衰說詳詩辨然其詩皆祭祀燕饗之所作。朝廷郊廟之所用。而非刺譏當代之詩。是以皆傳為雅無庸異閒

詩者。謂其無刺譏當代之詩。非謂其無雅歌詩也。

雅有小大何也。曰。小雅所以繼大雅也。曰。何謂繼大雅。曰。小雅起鹿鳴終瓠葉三十七篇。所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詩不與美刺時事之詩同例為。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雅終于江漢常武宣王之詩。小雅六月采芑繼之。所謂繼大雅也。以上詳見說詩表大雅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詩者。所以

終大雅也雅亾于幽王故也曰何以謂之小大也曰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惟列宣幽則其世衰矣春秋傳稱季札觀樂歌小雅曰周之衰其明騐也世有先後亦有盛衰故雅有小大小大者盛衰先後之義也曰其次則又先小雅後大雅何也曰猶風之先雅然

小雅首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何也曰所謂雅歌也曰何謂雅歌曰天子朝會燕饗之樂常歌之故曰雅歌其義則余辨之矣說見後詩辨其列于小雅首何也曰孔

子之志也孔子論大雅詩至于宣幽之閒而慨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所用朝會燕饗樂歌諸詩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終篇之義而編次之（說見後大雅末）著古先王治天下之法以寓復興周室之意別列爲小雅以別大雅孔子之志也曰其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何也曰鹿鳴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如此則賢人輔政于內矣四牡皇皇者華又賢臣所以任勞于外也內外得其理而國治矣王道之本也曰鹿鳴以下諸詩何時作乎曰蓋作于成

王周公之後然多闕不可考言其義而略其說可耳

常棣伐木次之何也曰常棣親親也伐木厚朋友故舊也親親而厚故舊王道之大者故次之先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常棣先賢賢而後親親禮有加也先常棣後伐木先親親而後朋友故舊恩有推也

天保次之何也曰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上所以厚其下也天保下所以報其上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泰道也

采薇出車杕杜次之何也曰傳曰天保以上治內文以

治内也又曰采薇以下治外武以治外也魚麗小序見下文斯言善矣孔子之志也曰天保以上其詩蓋爲燕饗樂歌作者若采薇出車杕杜三篇則皆戍卒所作而采薇出車又爲周宣王時事與六月采芑相類今列於雅歌何也曰蓋後世遣戍勞役之樂歌武用之而無害于義故孔子采之云耳何以知其然曰以其與天保以上魚麗以下諸詩相比而知之

魚麗南陔白華華黍次之何也曰魚麗傳曰天保以上以治内采薇以下以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能備禮焉。斯言善矣。孔子之志也。夫王道備而禮樂興。魚麗言其備禮也。繼以笙詩南陔白華華黍言其備樂也。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天之何也。曰。禮樂盛而燕饗行。天子與境內羣臣樂之。所謂如憂勤終逸樂者如此。南山有臺篇箋君子曰於家之基於家之光則邦家如有天子燕其偁大夫之之詩。說見詩本傳。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煎其義壹同。

由庚崇丘由儀三笙詩又天之何也。曰。禮益洽而樂益修也。

蓼蕭湛露彤弓次之何也。曰、燕饗之行也。天子與天下諸侯共樂之。此王道之成也。先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後蓼蕭湛露彤弓。先內睦而後外寧也。先蓼蕭湛露、後彤弓。先文德而後武功也。蓼蕭湛露並美諸侯之德、故曰文德。彤弓燕有功諸侯、故曰武功。

菁菁者莪次之何也。曰、菁菁者莪美既見君子。樂賢也。王道之與也。莫大於用賢。始鹿鳴、終菁菁者莪、反覆之義也。王道備矣。

次以六月采芑何也。曰、菁菁者莪以上。著王道也。孔子

之志也。六月采芑以下。繼大雅江漢常武之後。著宣王中興之功。所謂繼大雅也。江漢常武南征也。六月繼以北伐。先遠而後近也。采芑言威蠻荆。復及南征者。其詩日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蓋其事與六月相比焉。故次之。車攻吉日次之何也。曰。車攻吉日。所以復古也。蓋六月采芑之功。于是乎成。而文武成康之業。其興矣乎。鴻鴈次之何也。曰。鴻鴈者。所以撥亂世反之治。六月采芑車攻吉日之本也。故次之。庭燎沔水鶴鳴次之何也。曰。撥亂世反之治者。有其德

也。庭燎、則其君憂勤于上。沔水、鶴鳴、其臣交儆于下。所謂德也。

次以祈父何也。曰、鶴鳴以上、宣王之盛也。祈父而下、其衰矣乎。是以其業不終焉。

白駒次之何也。曰、祈父之應也。宣王之政終衰矣。白駒之賢、所以去也。曰、雅亦有應乎。曰、雅之衰也自厲宣。是故著其應焉。厎之義也。

黃鳥我行其野次之何也。曰、亦祈父之應也。其鴻鴈之反乎。

斯于無羊犬之何也曰刺宣王也宣王之末有白駒之賢不能用及黃鳥我行其野而民散于下乃肖肖宫室牧人之事而不知悔故一傳而有滅亡之禍爲宣王之罪也曰然則詩人之志亦有刺乎曰詩人之體蓋有美無刺焉所謂詩人孔子之志不同者此之謂也

小雅下

幽王詩首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何也曰幽王之亂也三詩蓋之矣凡雅者幽王詩數十篇然言幽王之亂未有詳於此者故以居首曰三詩又以節南山爲首何也

曰罪尹氏也尹氏周之大師也所謂秉國之均者首節南山所以著首惡也

雨無正次之何也曰蓋犬戎攻周西京將亾而作此詩著幽王之亂而亾其國故次之

小旻次之何也曰國之亂也有其本焉無善謀焉故也故次之以小旻

小宛次之何也曰國之亂也邪謀肆于上而賢人懼罪于下如小宛詩人有溫恭之德而戰戰兢兢若此小旻曰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小弁次之何也曰宜臼之廢也幽王之所以亂其國也故次之以小弁

巧言何人斯巷伯次之何也曰亂之成也興于讒不獨宜臼以讒廢而在廷諸臣咸被其辱焉故次之以巧言何人斯巷伯先巧言者巧言刺君子信讒刺王也何人斯巷伯所以刺同列也故次巧言之後何人斯作於蘇公諸臣之貴者巷伯諸臣之賤者先何人斯後巷伯先其貴而後其賤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巷伯詩辭推刺讒人故並云刺同列

次以谷風蓼莪何也曰巷伯以上亂於上也谷風蓼莪

則及下矣風之義也谷風巧言何人斯巷伯之應也蓼
莪小弁之應也
大東四月次之何也曰蓼莪以上亂於國也大東四月
則及天下矣大東東國被困也四月南國之人告哀也
北山無將大車小明次之何也曰周大夫之傷行役懷
怨思者遍天下焉故次之以北山無將大車小明著幽
王之亂政及天下云爾
鼓鍾次之何也曰刺幽王也周之天下大亂矣而幽王
莫之恤且行樂不息焉國欲不亡得乎

楚茨至車牽十篇之義何也。曰。所謂雅歌也。天子祭祀朝會燕饗之樂。常歌之。義猶鹿鳴以下。然其文鼓鍾之後何也。曰。鼓鍾卒章曰。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孔子論詩及此而有感焉。故次之以楚茨十篇。卽所謂雅也。夫幽王之世。雖甚無道。然其所歌以爲祭祀朝會燕饗者。未嘗不陳古義而道盛德。不改周室之舊也。故次之以雅歌之詩。繼前鹿鳴以下二十二篇之義。明先王之澤未亾。且以望周道之復興焉。曰。然則其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居首何也。

曰周之王也后稷以農事興今甫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其猶見后稷之遺乎王道之本也其先楚茨信南山後甫田大田何也曰楚茨信南山祭宗廟也甫田大田祭方社田祖也先楚茨信南山後甫田大田先祖廟而後外神也曰然則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美祀事之詩也非爲燕饗樂歌作者今列于雅歌何也曰蓋後世祭祀燕飲之樂歌或用之而孔子采之云耳義猶前采薇以下然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次之何也曰美王道之

成也。王道立于上，而諸侯聽于下，故次之以瞻洛裳華桑扈鴛鴦。瞻洛鴛鴦，下所以頌其上也。裳華桑扈，上所以美其下也。上下交之道也。

頍弁車舝次之何也。曰，瞻洛裳華桑扈鴛鴦所以治外也。頍弁車舝所以治內也。王道之成也，治外必本于治內。且夫幽王之亂起于家庭，而撥亂反治之道亦必自正家始。故楚茨十篇終之以頍弁車舝。

次以青蠅何也。曰，車舝以上著王道也，孔子之志也。繼前節南山以下至巷伯十篇之義，復著幽王之亂，故次

之以青蠅青蠅所以刺讒也幽王之亂也興于讒故節南山以下終以巧言何人斯巷伯而此復繼以青蠅刺用讒也。

次以賓之初筵何也曰雖前谷風以下至小明七篇之義皆著幽王之亂及於天下故次之以賓之初筵夫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與刺於周與列國之大夫而賓之初筵乃畿外大國諸侯所作武公又諸侯之賢者蓋幽王之亂政日闇天下而國將亡矣。

魚藻采菽之義何也曰所謂雅歌也猶楚茨以下然其

次賓之初筵之後何也曰世之盛也上下相須美降及衰世而諸侯與刺焉其賓之初筵之反乎故次之曰小雅列天子諸侯朝會燕饗之詩屢矣其義何也曰幽王之亡國也在失諸侯之心故卒有驪山之敗而莫之救孔子於天子諸侯朝會燕饗樂歌之詩反覆致傷亂之志也

次以角弓何也曰繼前青蠅賓之初筵之義復著幽王之亂夫幽王之世雖諸侯莫救以亡其國然使兄弟宗族未盡叛離必有起而赴國難者何至驪山一敗卒坐

視而不爲之所哉孔子傷之故次之以角弓角弓刺幽王不恤族也曰然則角弓不與青蠅賓之初筵同次而次魚藻采菽之後何也曰孔子編詩及小雅之末而其義微矣蓋其詩有二焉其一著幽王之亂義取乎正也其一採當世所用祭祀朝會燕饗樂歌諸詩附次之以明撥亂反治之道則所以爲寓也故自節南山至鼓鍾十八篇青蠅賓之初筵二篇角弓至采綠四篇白華緜蠻二篇漸漸之石至何草不黃三篇皆所謂正也楚茨至車舝十篇魚藻采菽二篇黍苗隰桑二篇瓠葉一篇

皆所謂鴐也至其詩之次則以相反之義爲比魚藻采菽賓之初筵之反也黍苗菀柳之反也隰桑瓠葉緜蠻之反也其他或復因前篇詩人之意而及之若楚茨以下十篇之次鼓鐘黍苗之次都人士采綠其立義不同焉若其所謂正者則又以前後相繼爲義故青蠅賓之初筵二篇繼前節南山以下十八篇之義角弓至采綠四篇繼前青蠅賓之初筵之義白華緜蠻二篇又繼前角弓以下四篇之義而終于漸漸之石以下三篇焉小雅之義盡矣曰然則小雅之詩不以其類爲次而必閒

亥之如此何也曰孔子傷周室之亾也故於其詩反覆之而不覺其篇之屢焉義之重焉不然幽王時詩宜與楚茨以下樂歌諸詩不同編矣今乃樊然雜亂若此何哉

曰然則菀柳夬角弓之義何也曰宗族怨于內諸侯叛于外幽王之所以召亂而亾其國也此角弓菀柳二篇相繼之義也

都人士采綠亥之何也曰都人士采綠傷亂之詩也故次角弓菀柳之後然都人士有懷盛世之意焉采綠婦

人怨曠而不失其正。先王之澤也。

黍苗，周宣王時役人作也。其事與大雅崧高相比焉。今不次大雅而次小雅何也。曰，所謂雅歌也。曰，其詩既役人作矣，復以為雅歌何也。曰，蓋後世勞役之樂歌，或用之。而孔子采之，其義與前采菽以下三篇同。曰，何以知其然。曰，以其次小雅之末。且與下隰桑一篇同矣。故知之。然則其次都人士采綠之後，曰因前篇之義何也。曰，孔子讀都人士采綠而傷周室之亾也。然猶見先王之澤焉。夫盛世諸侯朝覲，不獨天子之德，亦賴方伯之功

故次之以黍苗。黍苗，美召伯能勤勞諸侯也。所以反菀柳之義。召伯爲申伯營謝，故曰勤勞諸侯。惟召伯能勤勞諸侯，是以宣王之世，諸侯輯睦，天下宗周。故日反菀柳之義，而繼前魚藻采菽之意。且夫召犬戎之兵以亂周室者，申侯也。其先申伯以元舅之親受宣王之封，今申侯因幽后一朝之忿，而外通夷狄，覆滅宗周，罪莫大焉。夫子次此詩于菀柳都人士采綠之後，白華之前，以著申侯之罪。春秋之義也。曰：申伯與申侯不同爵矣，何以知其爲申侯之先耶？曰：申一國也，稱伯復稱侯者，蓋申本侯爵，而申伯在宣王時嘗爲方伯云。

隰桑之義何也。曰、亦所謂雅歌也。其次黍苗之後何也。曰、隰桑燕饗君子之詩也。繼黍苗之義。明中興復古之道在用賢而已。故次之以隰桑。猶小雅首次鹿鳴及菁菁者莪意也。

次以白華何也。曰、繼前都人士采綠之義。復著幽王之亂。夫褒姒寵而申后廢。以啓申侯之暴逆。周室於是爲亡。夫子前次黍苗以寓其意。而繼以此篇。所以著幽王亡國之本。而小雅之義將終矣。

綿蠻次之何也。曰、隰桑之反也。余前言之矣。幽王之亡

國也。尹氏皇父諸人耪寵于上。而賢人徵賤勞苦困厄于下。是以亂生內外。而莫之救。夫其拯亂反治之道。在復隰桑之義而已。故以隰桑緜蠻瓠葉三篇間次之。終小雅之義焉。曰。然則瓠葉之義何也。曰。亦所謂雅歌也。義猶隰桑然。

小雅終于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三篇何也。曰。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亡國之詩也。故居小雅之末焉。所以傷周之亡也。周亡而雅亡矣。

大雅上

大雅首文王篇何也。曰。周之王也。德莫盛于文王。故大雅以文王篇爲首。

大明次之何也。曰。文王之德。王季作之。武王述之也。故次以大明。

緜次之何也。曰。文王之德。又上本于大王者也。故次以緜。

棫樸旱麓思齊次之何也。曰。美文王之德也。文王之作人也。棫樸旱麓思齊見之矣。緜之卒章。言文王得人之盛。其詳矣乎。故次之。

皇矣次之何也曰次皇矣之義猶大明緜然下不及武王合下武也

靈臺次之何也曰文王之德業盛矣余讀皇矣末三章及靈臺篇見之皇矣末言伐密伐崇美武功也靈臺言作靈臺辟廱美制作也

下武次之何也曰美武王繼文王也

文王有聲次之何也曰美文王作豐武王作鎬咸美文武之業也故以繼皇矣靈臺下武之義

生民次之何也曰周之王也基始于后稷故配天稱祖

焉。由文武而上推之。故次以生民。

行葦既醉鳧鷖假樂之義何也。曰。所謂雅歌也。天子祭祀燕飲之樂常歌之。然則其次生民之後何也。曰。生民卒章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孔子編詩及此。而懷周室祀典之美焉。後編次頌詩意亦寓于此。故次以祭祀燕飲樂歌之詩。所以著周道之盛也。而小雅間次諸雅歌詩之義。其始于此矣。

次以公劉何也。曰。周之王也。基始于后稷。其次則莫盛于公劉。故次之以公劉。所以繼生民也。曰。周莫尊于后

稷公劉今其詩次于後何也曰孔子之次大雅也其義以文王爲本而上推之周德盛于文王故也故其詩以文王篇爲首而大明緜皇矣次之生民公劉又次之洞酌卷阿次之何也曰美成王也成王紹文武躋大平之治而制作興焉故公劉以上其詩多作于成王之世而列聖之德于焉不衰夫子以洞酌卷阿繼之所以美成王也

大雅下

厲王詩首民勞板何也曰民勞板之辭隱矣故以居首

何謂隱曰民勞板刺同列也其刺王之志隱焉

蕩文之何也曰蕩所以刺王也故次之

抑桑柔次之何也曰抑桑柔之作也其在厲王喪亂之後乎抑之詩曰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桑柔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作此詩者其在厲王流彘之後乎故次民勞板蕩

次以雲漢何也曰宣王之興也雲漢始之矣雲漢宣王之能有其始也小雅斯父而下宣王之亡其終也小雅

終大雅之義也。

崧高烝民韓奕次之何也。曰、宣王之興也。有其臣故也。

崧高烝民韓奕見之矣。

江漢常武次之何也。曰、著宣王之功也。蓋大雅之詩於是終。小雅六月以下、繼之所謂繼大雅也。曰、然則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之詩何也。曰、所以終大雅也。雅亾于幽王故也。大雅雅之正也。小雅孔子之所以寓其志云爾。義見前小雅。故其于大雅也、必有以終之、所以存雅之正也。曰、終大雅何取乎瞻卬召旻也。曰、以其詩之爲義也

簡而躁故取之且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懷盛治也抑思周召之功也故夫子采之以終大雅小雅首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之所以寓其志也而國風之始于周南召南亦以繼雅也夫

周頌

頌先周後魯何也曰周天子也魯諸侯也尊天子而卑諸侯故先周後魯也然以殷頌何也曰殷頌前代之詩也故次于周之後焉書先唐虞夏商而後周者敘歷代

也詩先周後殷者尊時王也然則魯諸侯也其詩先于殷何也曰魯周之諸侯故其詩先于殷焉亦所以尊周也

周頌始祭文王詩何也曰頌之始文王也義猶雅然其以清廟維天之命居首而維清次之何也曰清廟維天之命皆美文王之德者也維清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夫有文王之德而後有文王之典故清廟維天之命居首而維清次之孔子之編周頌也多以其制作之意爲次皆所謂典也維清一篇始之矣

烈文文之何也曰諸侯朝助祭于廟祀典也故文以烈文繼維清也何謂祀典曰以其祭祀之禮常行之故曰祀典凡周頌三十一篇而其所載祭祀之禮十有七祀典詩凡十七篇臣工噫嘻二篇附蓋於此見古先王制作之精意爲孔子繼維清之義而采其義類以爲文所以別風雅也曰然則周禮莫大于明堂郊祀如以其義之大小爲辨則其詩宜先我將思文二篇若諸侯助祭亦三代之常耳考商頌諸篇可見非典之大者今其詩居首何也曰著周有天下之始也諸侯之助祭于周也周有天下故也周有天下

而後禮制興焉祀典行焉故大雅文王篇美天命于周亦以殷士祼將爲言蓋其典雖若小于明堂郊祀而其義莫重焉故夫子列其詩于首而又冠以清廟維天之命維清三篇明周之有天下皆本於文王之德而其祀典之行也雖多制作於成王周公之世而必歸美文王焉此周公當日作頌之志而亦孔子編次頌詩之意夫日其復次以祭大王詩天作一篇何也曰周之有天下也唯大王實始之魯頌曰實維大王實始翦商繼清廟維天之命維清之義而復推本之故次以天作曰然則

大雅竝美大王王季之德屢矣今頌不及祭王季之詩何也曰蓋古以其篇而孔子闕之

祭成王詩昊天有成命一篇又及之何也曰美成王也祀典之行也其莫盛于成王周公之世乎故及以昊天有成命美成王也

我將及之何也曰明堂宗祭祀典也故及以我將我將祀典之大者前既言之矣及以我將繼烈文也

時邁及之何也曰巡守柴望亦祀典也故及以時邁繼我將也夫明堂宗祀巡狩祭告禮雖有二然明堂所以

受諸侯之來朝而巡狩則往朝諸侯又方嶽之下皆有明堂齊之有明堂其明驗也故我將時邁其詩亦以類而次所謂以制作之意為次者此類是也先明堂宗祀後巡守柴望者先其內而後其外也

曰其復次以祭成王康王詩執競一篇何也曰成康周之盛王也故成有頌焉非以執競繼昊天有成命也然則其詩不與昊天有成命同次何也曰孔子之於詩也多以其相關者為義焉風雅頌之歸一也曰前此不次祭武王之詩何也曰周頌始于文而終于武故前此不

夫祭武王之詩。首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始文王也。終酌桓賚般。終武王也。

思文。次之何也。曰。郊祀后稷。祀典也。故次以思文。思文亦祀典之大者。前既言之矣。次以思文。繼我將時邁也。先我將。後思文者。先親親而後尊尊也。其時邁一篇。則因我將類次之。故並列于前云爾。

臣工噫嘻之義何也。曰。戒農官也。戒農官非祀典也。其次于頌何也。曰。古者大事行于廟。周之戒農官也。其在廟祭後歟。亦猶祀典也。故次之。其次思文之後何也。曰

思文美后稷之德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然則成康之世臣工噫嘻成王康王時戒農官之詩說詳詩辨其守后稷之業弗替矣乎故次以臣工噫嘻繼思文也

振鷺次之何也曰二王之後咸來助祭祀典也臣工噫嘻王道之本也周之所以代夏商也故次以振鷺繼臣工噫嘻也

豐年次之何也曰豐年祭告祖廟祀典也故次以豐年繼振鷺也

有瞽潛次之何也曰始作樂合乎祖季冬薦魚季春薦

頌皆祀典也故文以有贅滑亦繼振驚也傳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之代夏商有天下也于是禮樂咸備焉豐年僪備禮也有瞽備樂也

雝載見文之何也曰雝武王率諸侯助祭于文王廟之詩載見成王率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皆祀典也故次以雝載見繼豐年有瞽潛也夫周禮樂之盛如此者皆文武之德而諸侯懷之故能有天下而守其典不失也雝載見亦所以著周有天下之義也其與烈文一也

抑頌詩於是焉終矣乃及成王祭武王廟之詩焉于下子小

于訪落同頌終于武王故也。

有客次之何也。曰、義猶振鷺然、亦祀典也。故次以有客繼雝載見也。有客美微子也。周既代商有天下。雖以微子之賢而僅存其祀。周道之盛也。蓋于是及成王繼封殷後之事矣。故其詩又次振鷺之後。

武次之何也。曰、奏大武、祀典也。故次以武、繼有客也。蓋及于成王之世、而武王之功成矣。雖有武庚之暴、而弗能亂。雖有管蔡之逆、而莫能危。周道其盛矣乎。

復次以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成王初即位朝廟之

詩何也。曰。美成王繼武王之功也。於其初即位見之矣。

美其始也。其先閔予小子。而訪落敬之小毖又次之何

也。曰。閔予小子。成王初免喪朝廟之詩也。故列四篇之

首。訪落敬之。旣朝廟而訪于羣臣。故次之。小毖曰。予其

懲而毖後患。其作于三監旣叛之後乎。故又次之。

載芟良耜次之何也。曰。年穀旣登。祭告于祖。祀典也。故

次以載芟良耜。繼武也。

絲衣次之何也。曰。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亦祀典也。故次

以絲衣。亦繼武也。夫成王之世之盛也。歲和而民豐。禮

物咸備祀典稱隆焉載芟良耜絲衣見之矣其繼武王之功者由是矣乎故下酌桓賚般四篇即所謂武也然其詩不與武同次而間以閔予小子以下及此諸篇所以美成王繼武王之功也抑亦明其詩之作于成王周公之世云爾

周頌終酌桓賚般何也曰所謂武也美武王之功也周德莫盛于文王功莫大于武王故頌以文王始之武王終之也武王而下錄其頌者惟成王康王若昭王以降則創之德不足故也孔子之志也

魯頌

頌無夏有殷魯何也曰頌之無夏也失其傳也其有殷魯也孔子錄之也曰孔子之錄殷頌也所以存前代之典也若魯頌則魯人之私耳孔子錄之何也曰孔子魯人也錄之所以從魯人之私也曰周自昭王以降且不錄其頌矣魯則從其私何也曰周天子宜有頌者也若夫魯則諸侯也不宜有頌者也宜有頌而錄其頌則無德而疑于德也故削之不宜有頌而錄其頌則雖德不稱而猶錄之亦所以著其失也孔子之志也曰然則其

以明有駜二篇若首何也曰美魯僖君臣也駉美僖公有駜美其臣。泮水閟宮次之何也曰魯僖之賢也于是修先制，如修泮宮新昭功業如平淮夷之亂上承列祖之德而弗替則泮閟祖廟。備矣是故其詩終焉若其言之近誣有不俟辨而明者所謂若其失也。

商頌

商頌首那烈祖何也曰商始王于成湯故也那烈祖祀成湯之詩也其終于殷武何也曰殷武祀武丁也商再興于武丁焉故終殷武也玄鳥長發次其間何也曰玄

鳥長發言商之世德焉商之世德盛故前有成湯而後

有武丁也是故玄鳥祀武丁孫子之詩也而先殷武焉

美世德故也。

詩益卷之十終

詩益卷之十一

金壇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補撰
字鄱江

詩次補言

幽風

或疑詩有齊魯毛韓四家其詩次先後恐有不同然考四家於詩惟異其義耳先儒未嘗言其詩次有異也惟曹氏詩說謂齊詩召南先采蘋後草蟲故儀禮歌召南越草蟲取采蘋三百篇惟此小異餘無所見近世傳魯申公詩說子貢詩傳二書詩次絶與今不同蓋近代人

所僞托不足據也三家詩前人多言其書已亡惟韓氏外傳僅存今不宜復有申公詩說馬氏端臨文獻考亦不載此二書又先儒每言三家皆以關雎爲刺康王詩而朱子亦以刺康后爲魯詩說今申公詩說乃以關雎爲美后妃獲與毛氏同則其非申公本書而爲近代人所僞托明矣

西河毛氏云子貢詩傳魯申公詩說向來無此書至明嘉靖間毘陵中丞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者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從以論語有賜也可與言詩一語遂造爲此書其識趣弇陋卽此可見至申公說詩傳云申公以詩經爲訓故無傳文漢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亦已亡之久矣今之詩說非舊之詩故可知

先儒解周南召南詩惟未辨別本篇詩意與孔子編次之義則所謂美文王之化者竟若此二十五篇作者意內皆有此情理矣抑匪獨此也即如言文王之化自家而國自近而遠竟若當時作者已如此推說矣今就本篇讀之關雎葛覃卷耳見文王后妃之德矣然未及於化國也桃夭兔罝芣苢見其本國之化矣然未及於南國也故分觀之各得其一節而合考之乃得其全體以此推之聖人編詩之意與本篇詩人之意有不同者葛覃卷耳二篇雖后妃所自作孔子次此詩於關雎之

後乃所以明后妃之德葛覃歸寧言其常卷耳不見君子而思言其變先葛覃後卷耳先其常而後其變也國風風俗美惡多以婦人女子之詩見之故周南失桃夭芣苢二篇桃夭美及時嫁娶化之始也芣苢婦人室家和樂化之成也此二篇先後之義冤罝一篇次其閨又明國之賢才衆多乃風俗之所由美也

江漢風俗變淫爲貞化之始也汝旁婦人閔其君子而咏歌父母惻澤之入人者深化之成也故先漢廣而汝墳次之

右周南

鵲巢美南國諸侯夫人始嫁之事。次以采蘩又所以美夫人之德也。

草蟲南國大夫妻不見君子而思。次以采蘋亦所以美大夫妻之德也。

或謂齊詩先采蘋後草蟲。今以其義推之。說亦可通。蓋采蘋奉祭祀言其常。草蟲不見君子而思言其變。先采蘋後草蟲亦與周南葛覃卷耳同義。

鵲巢以下四篇先南國諸侯夫人詩後南國大夫妻詩

羔羊至野有死麕六篇。先南國大夫及大夫妻詩。後南國諸侯夫人詩。反覆之義也。
小星之宵夙夜在公。抱衾與裯。言其常也。若江有汜既棄後悔。雖退變而卒歸於正。其被文王后妃之化益深此二篇以詩義之淺深而次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下嫁。亦猶關雎鵲巢之類。故或附於此。所謂以其類附也。蓋當時附者若此類。或不一篇。而夫子删之耳。
周南桃夭芣苢文王國中之化。其女子不言貞。而貞

深可知若漢廣行露野有死麕諸詩皆淫風初變之驗

益南國新被文王之化如此。其與文王國中之民異矣。

此見化有淺深之義。

右召南

衛風三十九篇。無分屬邶鄘之說。此在左氏春秋傳明

證。有二。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傳稱衛風。而

不稱邶風鄘風。一也。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首柏舟

篇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二語。傳稱衛詩而不稱邶詩。二

也。按班固漢書地理志並引邶詩鄘詩。蓋衛風誤屬邶鄘。起自漢儒。說併詳後詩辨。

衛風聖人特起之例三冠以邶鄘一也其詩分而爲三二也衛諸侯之風不與鄭齊以下諸國同列而先於王三也夫冠衛以邶鄘非以邶鄘名衛也亦非以其詩爲邶鄘詩也蓋夫子雖取邶鄘二國名冠衛之上而其詩仍繫於衛若邶鄘亡國無詩者然然又分其詩爲三亦寓邶鄘并入於衛之意三者皆衛詩皆三國皆衛國也左氏襲取孔子刪定之書附會季札觀樂之事而不辨其義既以其詩爲衛風矣復曰歌邶鄘衛則是以邶鄘名衛矣左氏義詳詩發詩題及左氏引詩條後世學者因冠邶鄘衛三國

名於前遂以其詩分屬三國則是以衛詩為邶鄘詩矣詳後詩辨今讀左氏而悟邶鄘衛合一之旨詳後詩辨復參訂詩義而知左氏附會之失雖屬創論實至理也此聖人特起之例一矣國風篇惟衛詩獨多以其編简繁重故不得不分見後詩辨然亦有微義焉衛至宣惠之間國將滅亡人道混淆夫子欲有以正之故至二子乘舟而其詩遂分及文公中興衛以復國文公而降衛風已終故至定之方中載馳而其詩又分此聖人特起之例二矣此條詳見前次問若夫二南盛而西周興西周興而殷遂亡於是

乎有邶鄘衛迨周公伐三監作洛邑而東周之基業兆焉於是乎有王此二南衛王相繼之義又聖人特起之例三矣故祇就衛詩以論僅衰世諸侯之風宜降次王國之後然夫子既冠以邶鄘而追其始封則其事在商周革命之會其地爲亡殷故墟之餘又周轍之東實基於周公作洛之日故以衛王相比不獨傷殷之亡而亦重有感於周室播遷之故矣夫子之意深哉此條與前詩次同及後詩辨有此發明首讀者宜參觀之

聖人編次二南明文王之化所以爲萬世法也邶鄘衛

以下衰世之詩亦必著其上下感應之理治亂興亡之故又所以垂戒也二法一戒而聖人立教之旨備矣然聖人憫衰世之意尤婉而曲故其編次衛風又與二南不同如共姜武公詩不列於前而列於後莊姜栢舟綠衣碩人等篇或冠於首或繫於末及衛女泉水許穆夫人載馳諸詩各有微義學者熟復詳玩焉庶幾得聖人扶衰拯亂之苦心矣

凡國風以考其詩之應爲主二南應之正也邶鄘衛以下應之變也應有正變即風有正變也

日月終風二篇之意比柏舟綠衣不同。詠見後耕而終風篇意尤激切。故日月居前而終風次之。

雄雉篇諷恳之旨尚微婉。故在匏有苦葉之前。

周南汝墳作於文王之世。故末章以父母孔邇慰其夫。雄雉作於衛國衰亂之時。故末章諷其夫以歸隱之義。二者皆婦人之詩。而其言之不同如此。可以悟盛衰感應之理。

式微篇意淺而直。旄邱則稍婉矣。先之式微。所以著其意也。

新臺二子乘舟二篇以其事之先後而次也。蝃蝀刺淫乃先革其惡之甚者。相鼠刺無禮則又進矣。干旄好賢則又進矣。此三篇以其事之淺深而次也。

衛風下卷詩次誠寔難解。初讀之似雜亂無倫序者。入玩乃得其旨。蓋亟取武公莊公之詩而列之以著其應。所以明反覆之義耳。

淇奧之應。考槃竹竿河廣伯兮四篇。考槃一篇其正應也。上有淇奧之賢君。下有考槃之賢士。故曰正應。竹竿以下。皆婦人之詩。故並次考槃之後。

衛風雖衰，尙有考槃之賢士。此武公之遺澤也。然終於隱遯而不見用，則其時之失政可知。故其詩在淇澳碩人之間。

竹竿、河廣，衛女所作。伯兮，國中婦人所作。此三篇以其人之尊卑而次也。竹竿言其常，河廣言其變，故竹竿復列河廣之前。

碩人之展，氓、芄蘭、有狐、木瓜四篇。氓，有狐、木瓜，皆淫詩也。氓既淫而悔，故居有狐、木瓜之前，所以爲戒也。

木瓜篇未露男女之辭，詩意似比有狐稍微婉。然其言

曰匪報也求以爲好也則其淫亂之志益固而俗終不可變矣故次有狐居衞風之末。

衞風自氓竹竿以下雖各著其歷然其詩有反對之義。氓有狐木瓜竹竿河廣伯兮之反也。芄蘭一篇次其閒。乃復推廣之以明其俗之益壞耳。

衞俗之淫有變而益深者以其國之亂政日益故也故觀風俗者其始變也及靜女而又甚焉及桑中而又甚焉惟衞風下卷著重復之義又自爲淺深不與前二卷同例。然氓既淫見棄亦所以警其惡於後末有狐木瓜

二篇。著衛俗之終衰。皆比前義爲深。衛風詩如鶉之奔奔篇。先儒龜山楊氏說。定之方中以下四篇安成劉氏說。皆深得聖人編次之意。鶉之奔奔篇楊氏說云。詩載此篇。見衛爲狄滅之因。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之主。未有不至敗國亡家者。然後知聖人垂戒之義。近世有獻議乞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失其旨矣。定之方中以下四篇安成劉氏說云。衛俗淫亂無恥。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竭於三者之中而不知矣。迨滅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蝃蝀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旄之好賢下士。非文公之化。何以臻此。但偶舉一二。未嘗推廣從之。學者因疑其聖經正旨。故鮮用心於此。使聖人垂訓大義不明於天下。惜哉。其他用有此類

不悉著。

右邶鄘衛

中谷有蓷，婦人傷仳離之詩也。葛藟，則國中男子，亦去其鄉里家族而失所矣，此二詩先後之義。

采葛，邱中有麻，皆不見其人而思之之詩，然采葛但言其不見之久，而邱中有麻，多望其繼來之辭，故邱中有麻又次采葛之後。

衛風桑中，有狐，木瓜，新臺，牆茨，碩人之應也。王風采葛邱中有麻，亦揚水，失政之應也，新臺牆茨。桑中。應之從

其類者也。揚水、采葛、邱中有麻，應之非從其類者也。蓋揚水失政於上，而其國人離散於下。國人離散於下，而其俗之淫風作焉。故一變而爲中谷有蓷、葛藟，再變而爲采葛、邱中有麻。風俗之壞有淺深，故其詩之次有先後。近代學者未辨明此義，遂有謂東周之俗非鄭衛比，不宜亦有淫詩，如錢氏公允之論，亦甚矣夫。文王時南國非鄭衛俗也，奈何其先且有淫風耶。

右王

鄭爲東周新國，厥後齊晉秦楚諸霸國皆爭伐鄭。鄭服

晉則晉霸服楚則楚霸聖人以鄭次諸大國前亦有感慨之意歟。

聖人錄次國風先後大體多依世次爲序故其始終盛衰之義上下咸應之理皆可推論而曉其閒或有一二變例如二南之次衰周詩衛風之次共姜武公詩亦不以世次爲先後然必有義理存焉若鄭風旣列文公詩淸人一篇於前而有女同車以下復如舊解作刺昭公忽則世次不明（世次昭公在文公前）且亦義不可曉矣（餘說詳詩饌）

國風王衛齊陳皆有淫詩而鄭風尤多今以其詩合考

之甚。其變有不同者。如王俗本未嘗淫也。及揚水失政
之應。再變而有采葛邱中有麻。然其風止此矣。衛俗雖
淫。其初猶未甚也。及柏舟綠衣新臺牆茨之繼應。始變
而有氓風谷風。繼變而有靜女桑中有狐木瓜。然其風
亦止此矣。齊詩之淫者惟一篇。又不與他國同風。陳風
好遊蕩而近於淫。宛邱三東門。所以居首也。及墓
門株林之應。再變而有防有鵲巢月出澤陂。然其風亦
止此矣。若夫鄭本淫俗也。惟上有緇衣之化。而其風稍
變。故將仲子作焉。及莊公文公以後。國數有亂。教化寖

衰而其下之淫風遂日變而未有已矣故有女同車猶緩也及扶蘇蘀兮狡童褰裳而又變及丰東門之墠則又變及子衿揚之水則又變及野有蔓草溱洧則又變蓋其風愈變而愈深其俗亦愈變而愈壞夫子備錄其詩而弗削又因其淺深之義分別之以明鄭俗之屢變益淫與他國有不同者他日論爲邦而獨欲放其聲猶此志也

鄭衛淫風之變不同故其詩之次亦異如衛凱風谷風靜女桑中諸詩皆間文於柏舟綠衣新臺牆茨之間所

以明其俗之愈淫。由上之亂政日益故也。若鄭風自有女同車以下至末。凡淫詩十一篇。皆類次於而叔于田清人篇後。而自分淺深之義。又所以明鄭俗本淫。而國有亂政。遂積久日滋。其風自變而不可止。此聖人編次鄭衛分別之微義也。

鄭風而叔于田之意。有詳略。故先略而後詳。

國無賢者。則其俗益壞。故有女同車以下諸淫詩次遵大路之後。

有女同車篇。尚未露淫語。故曰其辭緩。

山有扶蘇篇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似男女相見而喜故反言以譃之之辭蘀兮篇曰倡予和女復正道二人親厚之意兩篇之義若相承然其並次有女同車後者淫志已露故也

狡童篇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褰裳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乃其男女之情始合終乖若怨若譃之辭故此二篇又繼扶蘇蘀兮之後譃而且怨淫而且蕩故曰其言又肆狡童曰維子之故則譃用怨者惟此人耳褰裳曰豈無

他人則其情愈蕩而其言愈肆故復次狡童之後

丰東門之墠皆其人既去而思之之辭然丰始志不相

從猶愈於東門故先丰而東門之墠次之

風雨反東門之墠以上諸篇之義子衿又反風雨一篇

之義故三篇之次如此

東門之墠思其人惟曰室邇人遠子不我即而已子衿

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曰子寧不來又曰一日不

見如三月兮故曰其言也狎

揚之水亦男女相對之辭然其要約之意始終不渝故

以終子衿以上諸詩之義

出其東門與上子衿揚之水有反對之義又與女曰鷄鳴風雨有正對之義蓋彼則見其婦人之賢此則見其男子之賢

蔓草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夫邂逅相遇而期其淫則非所淫之時亦淫矣溱洧謔於遊觀之所則非所淫之地亦淫矣故二篇居鄭風之末

蔓草曰適我願兮又曰與子偕臧蓋惟二人相對之辭如此溱洧謔於遊觀之所而士女殷盈則一國之人皆

然矣故又次蔓草之後。

右鄭

詩有先陳其上之化而後及其下者。衛風首柏舟綠衣。鄭風首緇衣叔于田是也。亦有先著其下之俗而後及其上者。齊風首還著東方之日是也。

齊風冠雞鳴篇與下還著東方之日不相應。其編次義與他國風不同。

雞鳴亦古先王齊家之化之一端也。與下東方未明甫田有反對之義。故曰正齊風之始。

齊俗好勇尚鬬習于田獵大國之風也故夫子編次齊風以還爲首而著東方之日次之

東方未明南山二篇以詩意所刺之淺深而次也

俗有變而益深者鄘衛諸風是也若齊風甫田盧令二篇與前還著東方之日雖不同次然未有淺深之義惟以東方未明南山二篇次其閒見其化之所從來耳

冠婚皆禮之大者然婚禮之廢其害甚于冠故著居前而甫田次之首還終盧令所以明大國之風始終不變也

敝笱以下。齊風末附見魯事。夫子用意獨深。學者不可不致思也。

敝笱載驅二篇同意。而載驅之言爲尤詳。故次敝笱。詩有先其詳而後其略者。所以先著明其事也。至先略後詳則分詩意之淺深而次。二者例雖不同。而其義則一。

右齊

西周舊國。齊晉爲大。而齊先强。晉次之。晉霸後齊故也。

魏小國。亾於晉。故其詩又次齊唐之閒。

魏風首葛屨汾沮洳。繼以碩鼠。一刺儉嗇褊急。一刺貪殘。此魏國失政之大略也。

葛屨首章言其儉嗇褊急之實汾沮洳篇偕曰彼其之子美無度而已故葛屨居首而汾沮洳次之

園有桃篇亦刺魏人失政然有憂歎之辭而語無明指故又次葛屨汾沮洳之後

園有桃曰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曰彼人者蓋亦刺在位之辭非刺其君語也

十畝之間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曰行曰還蓋將隱遁而尚未決之辭伐檀美賢者不得位而自食其力刺其志決矣此二篇淺深先後之義

或疑葛屨汾沮洳刺儉碩鼠刺貪其詩似不相應然從來在位執政之人褊急者多刻儉嗇者必貪故魏風以葛屨汾沮洳爲首而碩鼠終之

右魏

十三國風名義如周南召南蓋周公采詩時所定小雅曰以雅以南則二南之名出來舊矣鄭齊魏秦陳檜曹皆從其國號無他義東周詩不曰周而曰王或錄詩者本有此號而孔子因之或孔子時所更定二者說皆可通惟邶鄘幷入於衛唐改國號曰晉其傳已久乃衛既

冠以邶鄘晉則仍其故號此必非當日錄詩之舊乃聖
人特起之例而與他國風不同其義今猶可推而曉也
蟋蟀山有樞二篇冠唐風首一以著晉國之亂一以著
唐俗之厚其義不可偏發也蟋蟀篇居首山有樞次之
乃以其詩意之淺深爲先後者
揚水國人將叛晉歸曲沃而依聊歎桓叔之子孫碩大
且遠將有晉國二篇之義若相承然故其次如此
聖人深美唐俗有古帝之遺民故編次其詩以蟋蟀山
有樞二篇始之復以有杕之杜葛生采苓三篇終之

有杕之杜葛生采苓三篇次唐風末惟以見唐俗之厚而刺晉不用賢及卒亂於讒意亦寓焉然其說不可泥也。

聖人於鄭風著其淫唐風著其厚。一美一惡而其義昭然可覽故曰詩可以觀又鄭國亂於上而其俗之壞遂至於屢變而愈深若晉曲沃之亂比鄭爲甚然其俗卒不變者豈非古帝之遺化入人心者深且遠哉。

右唐

鄭小國也然先齊唐諸大國以其東周之新國也故次

王以著其義周衰而後有鄭也秦亦東周新國然穆公創霸在齊桓晉文之後則秦之遜役於齊晉文康公以降自擯戎狄不與中國盟會故其詩遂居齊唐之次

車鄰駟驖二篇之意相似然秦始有朝廷之禮其事比田獵園囿為重故車鄰居首而駟驖次之

渭陽作於黃鳥之前今其詩獨次於後蓋其義有三上屬無衣著秦晉兵連之意一也明秦之初睦於晉二也秦之形勢弱於外三也大抵衰世之風亦自其本國而及其與國其猶衛式微旄邱之義歟

無衣見秦俗好戰闘夫子特降次渭陽一篇於其後故

曰著秦晉兵連之意。

齊魏唐秦四國衰政之應與鄭衛王不同齊俗夸詐輕

變先王之法其習武事好田獵者大國之風也蓋其由

來舊矣今雖著其應甫田盧令爲東方未明南山之應而非自今始也

魏儉嗇褊急於上而民不聊其生則國隨以亡唐雖有

大亂而其俗之美者卒不變秦人剽悍故其民忍於相

棄而習戰鬬後世漸於衰俗之化而遂無復先王之遺

民此其大略也然齊國淫詩惟一篇魏唐秦皆不入於

淫。則與鄭衛王異矣。然則民俗貞淫。雖由政化使然。抑其風土亦有辨歟。

唐俗不亾古帝之遺。秦俗已改西京之舊。此非政化有淺深。亦風土使然耳。

右秦

陳檜曹皆亾國也。然陳虞帝之後。其國比檜曹稍大。故列於前。

陳風宛邱。東門之枌。先著其下之俗。與齊風同。蓋自大姬以降。其俗亦由來舊矣。故其詩之次如此。

陳俗遊蕩無度而宛邱東門之枌二篇國人猶知作詩以刺之與衛風蝃蝀相鼠略同義此人心所為近古也夫子首冠其詩亦所以正之也

宛邱刺其男子東門之枌刺其婦人又東門之枌之末比於淫數宛邱而益蕩故宛邱居首而東門之枌次之

東門之池東門之楊二篇之意有淺深故先東門之池而東門之楊次之下防有鵲巢月出同

陳國淫風亦有變而益深之義與鄭衛略相類東門之枌東門之池皆男女聚對之辭耳若東門之楊則有負

約不至而其人思之矣然猶未甚也及墓門之應變而有防有鵲巢月出一則憂閔於讒言一則不見而悲悄思之甚而近於哀矣又其甚者株林之應再變而有澤陂則其志愈哀是以陳風終焉

陳風東門之楊與鄭丰相似防有鵲巢與鄭揚之水相似然鄭俗之淫變而愈肆陳俗之淫變而愈哀故防有鵲巢惟云心焉忉忉心焉惕惕耳月出則曰勞心悄兮勞心慅兮勞心慘兮澤陂則又曰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夫國俗之淫哀政之應也淫而至於哀則其

國將亾矣此陳鄭淫風不同之義

右陳

隰有萇楚匪風二篇亦皆羔裘之應

檜曹亾國居變風之末又匪風下泉二篇居檜曹之末

有變極思正亂極思治之意故終之以豳而繼以雅

右檜

檜國先亾曹次之故曹居檜之後

檜曹首羔裘蜉蝣二篇末匪風下泉二篇詩意皆相類

故並次變風之末

曹風候人鳲鳩二篇相次有相因之義亦有反對之義孔子讀候人傷曹之不能用賢故次以鳲鳩此相因義也曹君雖遠君子而近小人然在位者猶有淑人君子之德如此先王之遺澤也此反對義也

右曹

豳風詩文中子及華陽范氏說。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華陽范氏曰豳風居於風雅

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雅之所爲始也豳風終於曹鄶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亦深得聖人編詩之意然惟此一端而未能推廣說已見前衛風。

豳風名豳惟七月一篇鴟鴞以下六篇乃後人以其類附之者此曰類者以其同爲周公所作及國人美周公之詩

七月鴟鴞二篇周公並作於居東時故鴟鴞附七月之後。

鴟鴞東山作於上者也其詩之次從順鴟鴞作於東山之前故先鴟鴞後東山。破斧以下作於下者也其詩之次從逆破斧作於伐柯以下

三篇之後而次之在其先故曰進之

破斧一篇，雖作於伐柯以下三篇之後，然夫子欲明嘗日周公東征時上下之情，故進次之以繫東山之下。

伐柯九罭二篇之意略同。然九罭言東人願留公之意為詳，故次伐柯之後。

右豳

雅分小大，未知所自始。今以二雅編次之意考之，非聖人莫能定也。蓋小雅所以繼大雅，小大者以盛衰先後之義而名。說已見前周雅詩次第。既編自聖人，則小大

之名依之而起以此推之洵孔子編詩時分別之如此歟

雅詩舊分什數朱子集傳云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亦未知所自始或以爲孔子所定此說無可考愚按風分十三國頌分殷魯皆孔子以前錄詩之舊而孔子因之若衛詩分三卷雅分小大乃聖人特起之例然有微義存焉說竝見前至于分什之說惟以篇數爲別則於義理無關也其起于孔子或在孔子以後今皆未有定蓋古書用簡二雅篇數既多卽不得不分然聖人編詩未有無義而立

例者。但以衛詩分卷之例推之。可見雅詩分什與衛詩分卷不同。衛詩分卷有義。雅詩分什無義。恐此已非聖人之舊。左氏春秋內外傳引詩。亦不見什名。今每什復各加什首。如云鹿鳴之什以冠十篇之前。與國風分冠國名同例。此則深有害于詩教之義。蓋後儒所加。而愈失聖經之舊矣。按事有相因。疑雅詩分什在前。然亦分卷而止。後人因之。比照國風分國例。遂增加什首。分什無義。增加什首。則尤害義。說詳下文。故今並刪之。

二雅盛衰之義凡三變。蓋自文王至洞酌卷阿十八篇為盛雅。厲王詩民勞板以下。則變而衰矣。一變。宣王周室

中興之主其詩始盛終衰鶴鳴以上著其盛祈父以下著其衰再變及幽王詩節南山正月以下則變而又衰而周室將亡矣三變故雅之盛者至成王詩泂酌卷阿而已終以上今分為卷民勞板其始衰也自厲迄宣至于江漢常武又由衰而反之盛周室于是中興焉故其詩至江漢常武而又終大雅詩止此瞻卬召旻幽王詩二篇附此夫子分小大雅之義也宣王詩六月采芑至斯干無羊又自盛而迄於衰此又雅詩之一終也以上今分為卷節南山以下至末則變而又衰由是雅降國風而其詩遂亡矣凡此所以明周道之

盛衰。王政之得失。聖人編次二雅之意。本自全體洞達。無有隔礙。今後儒拘於分什之例。每十篇以前。各加什首。小雅爲什者八。鹿鳴之什。白華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大雅爲什者三。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蕩之什。什首既分。前後隔越。不相通貫。小大雅編次之義。遂淆亂而不可講矣。又如厲王詩民勞板二篇。與后稷公劉成王詩同什。幽王詩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四篇。與宣王詩同什。而民勞板以前冠以生民爲什首。節南山正月以前冠以祈父爲什首。其於盛衰之雅。既混合不分。而綱領

文復失序，鴻鴈諸什首也，厲王詩以屬變生民篇，孔氏爲翻頌幽王詩以宣王祈父篇爲鴻鴈乃有什首爲長各統諸篇之說孔氏疏云，雅詩分什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洵悖謬無理之已甚者，故不可以不闢也。

聖人編次雅詩之意本難解，蓋其詩既分大小，而小雅又列大雅前，其間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諸篇，又與宣幽時詩相間雜次。知或不得其解，義例益復難辨，故讀二雅者，必當貫徹全詩，大雅三十一篇，小雅八十篇。往復玩味，積久融洽。乃可漸次以明，今復亂以後儒增加什首之例，使前後數十餘篇之詩。強分畛域，以謬失其旨，是以識者已

來學者於此等大義從闕不講或復以錯簡爲疑皆分什之說誤之耳。

易繫傳上下聖人釋經之例也今雅詩分卷之例孔子之舊已不可考故且從闕惟附易繫之例分上下卷蓋以聖人釋經之例釋聖經庶幾變通之一法焉

二雅雅歌詩專爲燕饗不及時事故從朱子闕時世說。無害詩義也今凡小雅所著雅歌詩首鹿鳴以下後楚茨以下諸篇共三十七篇。既皆闕其時世別爲一例則小雅起於宣王詩終於幽王詩而小雅編大雅之義明併二

雅分大小之名義亦明。

小雅雅歌詩間有時世可考者如常棣采薇出車之類。大抵在厲宣之世。說詳詩辨。可知此三十七篇亦不皆盛世之作

小雅首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聖人借雅歌詩以寓意編次先後間見王政施行次第。古先王經世之大略治道之規模蓋今讀其詩而若或遇之。

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總大雅末召旻卒章之義玩味之乃見聖人寓意感慨深微處。

王道以得人為本有鹿鳴嘉賓之德以輔弼於內有四

牡皇皇者華任事之臣以奔奏於外則內外咸得其人矣故曰王道之本。

鹿鳴燕羣臣其任國家無事之日燕四牡皇皇者華則有事而燕其使臣故次之然皇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其事之序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後遣者惟有以勞之乃有以遣之知其勤苦而後可以使之也。

鹿鳴以賢賢常棣以親親伐木以厚故舊皆王道之本也。

天保頌美非諛辭也惟有德者足以當之故其詩次鹿

鳴以下五篇之後。賢賢親親厚故舊皆所謂德也。

天保以上文以治內，采薇以下武以治外，推廣小序意斯得聖人編次微旨。所謂王政施行次第，古先王治天下之法，如此。

采薇言伐玁狁，出車兼言伐玁狁西戎，故出車次采薇之後。采薇出車言莘卒在外之事，杕杜言其室家父母之情，故杕杜又次采薇出車之後。

魚麗備禮，就本篇言之，祇是備燕饗之禮，然推廣之，凡禮皆然，可知。次以笙詩南陔白華華黍與魚麗備禮相

對。節見備樂意。然亦是借義加此。非本詩意也。

南陔白華。華黍。亡。關無解。故三篇次第之義不可考。由

庚崇邱由儀同。

一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篇詩意相類。故同次。然南山有

臺篇頌美賓客之意。比南有嘉魚篇加詳焉。故復次其

後。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次問說曰。天子與境內羣臣燕之

此是與後蓼蕭湛露彤弓燕外諸侯詩相對。而得其義

者。

小雅首鹿鳴本篇義兼燕諸侯之使然與下四牡皇皇者華燕使臣詩相對故取內轉爲義此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本篇義亦可兼燕外國使臣然與下蓼蕭湛露彤弓燕外諸侯詩相對故取境內爲義須知此等祇是借義蓋王道推行及成功次第由內達外自近暨遠往古來今旣具此義理聖人編詩次序如此便可作是解免讀者若泥殺卽失之

聖人重次由庚崇邱由儀三笙詩見樂益盛意而禮益洽可知

蓼蕭湛露二篇詩意亦相類。蓼蕭首章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曰既見。蓋言其初燕時如此。湛露首章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言燕將終之意。此二篇先後之義也。

首鹿鳴篇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菁菁者莪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又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篇中皆見好賢之意。蓋王道以得人爲本。故二十二篇以此始之。以此終之。

車攻先言朝會諸侯而後及田獵吉日惟言田獵之事故吉日次車攻之後又宣王中興之業先外睦而後內寧故陳修武復古之事亦必先東都而後西畿

沔水戒邦人諸友鶴鳴納誨其君故二篇之次如此

黃鳥我行其野之意如一篇而我行其野末章見詩人忠厚之志所以次黃鳥歟

作宮室之事比牧事爲重故無羊次斯干之後

右小雅上

尹氏幽王首亂之臣故其詩亦居首正月刺褒姒滅宗

周故次之蓋外治得其人雖寵嬖居內而社稷可以倖存此衛靈所以不亡也尹氏之罪甚於褒姒夫子以節南山居正月前垂戒之義也若皇父諸人又為褒姒之黨故十月之交又次之

幽王時擅權大臣既有尹氏又有皇父皇父雖宣王舊臣見常武詩然在幽王時擅權為惡或尚不及尹氏耳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諸詩皆謂之小疑皆聖人編次二雅時所定

小旻小宛以下又推幽王亂亡之餘其詩皆不以作之

先後而次也。

蓼莪哀父母之不得終養其事比谷風朋友相怨尤重大故蓼莪繼谷風之後。

大東四月以其地而次也北山無將大車小明以其詩意之淺深而次也北山譏賦役不均而自言其憂惟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而已無將大車曰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無思百憂不出於熲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小明曰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蓋其言以漸而益深切故三篇之次如此。

大東、四月、外諸侯之人怨於內也、北山、無將大車、小明、
內大夫怨於外也、此內外交叛之勢也。
節南山以下十八篇、刺幽王詩後、繼以雅歌詩楚茨十
篇、初讀之似無義理可尋。故小序毛鄭氏舊說謬作刺
幽王詩、而朱子疑其錯簡、今由鼓鍾末章之言玩味之
而得其義、然後知聖人感慨之志、寓於編次者微矣、
雅歌詩與刺幽王詩同次、二者絕不相類、然自大雅生
民篇後、卽附行葦至假樂四篇、小雅首繼大雅末、復冠
以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此於鼓鍾篇後、亦以楚

苡至車舝十篇魚藻采菽以下其詩竝相聯爲次義例本甚明白次問諸解不得謂之盤說也

大雅生民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見后稷之遺

周室以農事開基王道之本也前鹿鳴以下二十二篇推衍王道未及此義故此復次以楚茨信南山諸詩

楚茨與信南山同義先楚茨後信南山先其詳而後其略也楚茨敘祀事比信南山爲詳 甫田春祀方社田祖大田秋祭因方先甫田後大田又以其時之先後而次也

古者祀方社田祖。蓋亦有燕飲羣臣及受釐頒胙之樂歌歟。故甫田大田二篇。夫子錄之。與前後諸雅歌詩同次。

瞻洛下美其上。裳華上美其下。二篇之義若相答然。桑扈鴛鴦。又倒上二篇之義以反覆之。明上下交之道也。

頍弁車舝先兄弟後夫婦者。幽王之亂。起於夫婦。故以其詩終焉。

魚藻下美其上。采菽上美其下。先魚藻者。取其與賓之初筵之義相反對耳。

幽王內外無親諸侯離叛以致亂亡之禍先以房內無親也次以菀柳外離叛也次以都人士采綠則傷亂之詩也

都人士采綠二篇相次一則傷盛一則刺衰反正之義也

黍苗篇反對下白華篇義以著申侯之罪春秋之微旨也

隰桑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又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又曰中心藏之何日亡之其誠心好賢如此與前鹿鳴

菁菁者莪同意。

白華襃前鄗人士采綠之意著幽王亡國之本此義最分明。

小雅著幽王之亂始於節南山終於綿蠻節南山刺用尹氏也綿蠻刺棄賢也其閒次雅歌詩以寓意前則始以鹿鳴終以菁莪求則卒於隰桑瓠葉二篇皆一意也綿蠻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瓠葉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

之。一則微賤勞苦而歎飲食教誨之靡從。一則誠心好賢而憂薄物酬賓之不足反比之義也。

漸漸之石以下三篇詩意亦漸次而深皆亡國之作也。故居小雅之末。

右小雅下

大雅詩有祇美一人者有兼美數人者其詩皆相因而次所謂以文王爲本而上下推之者。

棫樸旱麓皆美文王作人之化故其詩同次思齊未亦美作人。而其述文王之德尤詳。故又次其後蓋文王作

人之化必本於德如此也。

棫樸美天下之歸文王。旱麓美文王之獲福祿。二篇之義若相承然。

皇矣以下。與首大明緜皆重復之義。

大雅詩首文王大明緜。其詩之次以逆。由文王上推大王王季。皇矣以下及下武文王有聲。其詩之次又用順。由大王王季下逮文武。

生民在大明緜皇矣下武諸詩之後逆而次也。公劉在生民之後則又順而次也。

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四篇想見周室盛時氣象。

行葦上美其下。既醉下美其上。二篇之義亦如相答然。鳧鷖假樂之義亦相答。鳧鷖後行葦者。燕尸尊於燕宗族故也。凡詩有先尊而後卑者。又有由卑以及尊者。亦其順逆之次異也。

周道之興基始后稷。然不窋以下。嘗中衰矣。迄公劉遷豳之後周室于是寖盛焉。所以繼后稷開王業也。故大雅逆推祖德之詩。終以生民而繼以公劉。

右大雅上

民勞之辭猶婉故先於板。
衛武公抑篇之作。其刺厲王之辭猶略而桑柔爲詳故
抑篇在前桑柔次之。
崧高。烝民。內大臣出封及使事於外者。韓奕外諸侯來
朝於內者。故崧高烝民韓奕三篇之次如此。仲山甫以
冢宰兼大保。其位尊矣。然申伯乃宣王元舅。尊而且親。
故崧高又在烝民之前。
江漢命召穆公平淮夷。常武伐徐。宣王自將先江漢後
常武由卑以及尊也。

二雅錄幽王詩凡三十一篇。惟節南山以下三篇之義。

詳而盡。瞻卬召旻之義。則簡而賅。故夫子一以冠幽王

詩之首。一進之以終大雅。

瞻卬刺幽王之辭。比召旻爲深切。然召旻末章有亂極

思治之意。故夫子以繫大雅之末。

右大雅下

孔子編次頌詩有二。其一廟祭之詩。其一祀典之詩。凡

祀典詩各以其制作之意爲序。而以廟祭詩次其閒。又

與次風雅之義不同。

清廟維天之命二篇竝美文王之德然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云云言宗廟祭祀之事爲詳故以清廟居首而維天之命次之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典典章法度也蓋祀典亦在其中故聖人取之以冠周頌爲諸祀典詩之首

我將宗祀明堂是內祀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是外祀此曰內祀外祀謂在天子之國與在侯國境內者下文同故先我將次時邁其因明堂之義類次之又是編次內意外之意

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周公之創典也故其詩先我將

後思文

明堂宗祀。巡守柴望。郊配后稷。皆祀典之大者。故竝列祀典詩之首。先我將。後時邁。由內祀及外祀也。先時邁後思文。由外祀及內祀也。

巡守柴望。亦是古禮。然時邁爲武王初克商有天下時詩。故先思文。此不惟取內外祀相閒之義。以上數條與大閒互相發明。讀者詳之。

周頌前不次祭武王之詩。言無專祭武王廟之詩耳。然天有成命篇。兼美文武。執競首美武王。時邁又稱武

王初克商有天下之事其所以著武王之功者備矣
臣工噫嘻二篇之義若相承然故其次如此
有瞽次豐年潛之間其詩亦是相閒而次
雝載見皆率諸侯助祭於廟之詩但雝祭文王廟載見
祭武王廟故其詩先雝後載見
頌列成王祭武王廟之詩三載見閔予小子訪落是也
然雝載見並首言諸侯助祭之事則與烈文之義例爲
一故列祀典而不列廟祭
閔予小子成王初卽位朝廟之詩末及訪羣臣也故訪

落敬之次之然閔予小子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始免喪之辭也訪落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則已為三監叛將語矣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則又三監既平後懲已往戒將來之意故四篇之序如此

訪落訪羣臣之道在率昭考敬之在敬天命率武王即所以敬天命也訪落未歸於自責而敬之末歸於責羣臣二篇之序有先後亦見言有次第

周自昭王以降如宣王中興之主論其功德亦宜有頌豈先嘗作而後亡之歟抑為其始勤終怠而孔子削之

歟。

右周頌

魯頌四篇次序或史克當日已如此或孔子時所更定其說今無可考闕之可也

駉美僖公有駜兼美其臣故二篇之次有先後

閟宮美魯之先德及僖公之功比泮水爲詳故先泮水後閟宮以詩意之淺深而次也

右魯頌

商頌首那始自正考甫然其時存者則十二篇也至孔

子時僅存五篇則十二篇與五篇不同五篇之次斷自

孔子何疑。

那烈祖皆祀成湯之詩然商頌以那爲首由來舊矣故

夫子因之所以存正考父之遺也。

玄鳥長發竝美商之世德先玄鳥後長發者亦以詩意

之淺深而次也。

商頌五篇不以世次爲序故玄鳥祀武丁孫子之詩先

於殷武。

右商頌

詩益卷之十一終